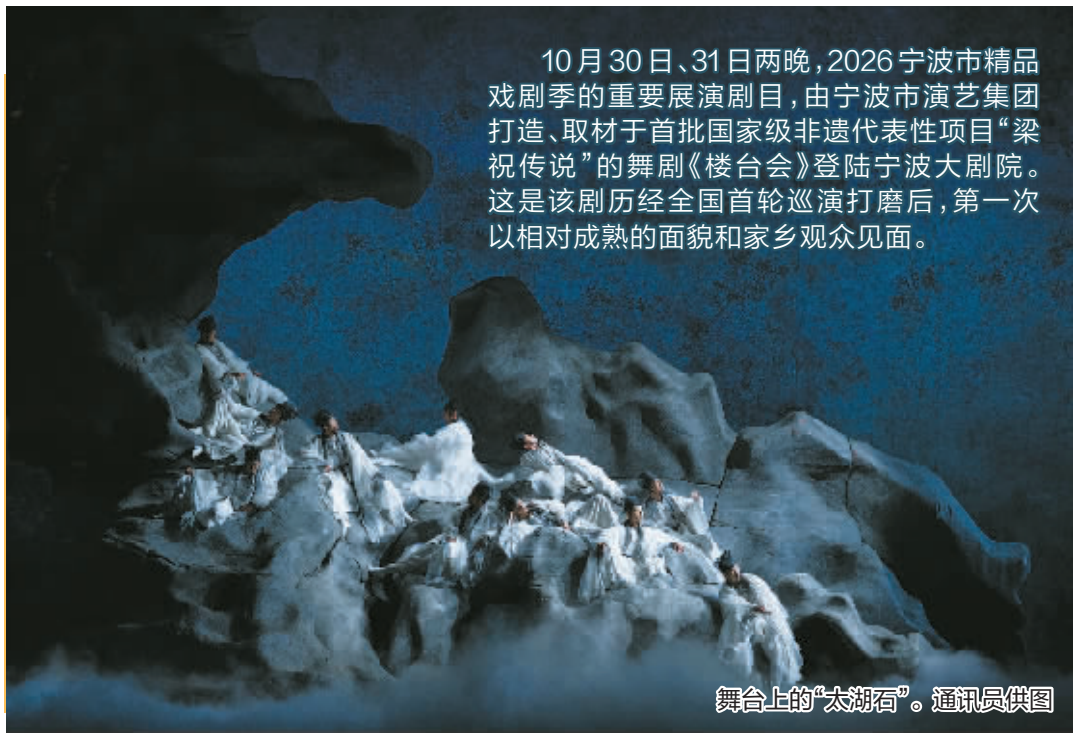
舞剧《楼台会》在家乡首秀

9米高太湖石“立”起全新梁祝



10月30日、31日两晚，2026宁波市精品戏剧季的重要展演剧目，由宁波市演艺集团打造、取材于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“梁祝传说”的舞剧《楼台会》登陆宁波大剧院。这是该剧历经全国首轮巡演打磨后，第一次以相对成熟的面貌和家乡观众见面。

舞台上的“太湖石”。通讯员供图

1 9米太湖石为台，在虚实之间造“梦”

巨型太湖石与悬空扁舟搭建的立体舞台，是《楼台会》最抓人眼球的标识。

舞台中央，高约9米的太湖石装置贯穿全剧，它既是江南山水的写意缩影，又随剧情流转，化作相会的楼台、阻隔的藩篱，成为困住有情人的命运隐喻；近3米高空悬置的扁舟，则打破平面舞台的局限，把舞蹈空间向上延伸。

演员要在凹凸起伏的太湖石上攀援穿行，登上扁舟完成高难度的双人舞，灯光、调度交替变换，让舞台自由穿梭于现实、回忆与梦境，搭建起层次丰富的叙事时空。

梁山伯扮演者黄琛迪说，剧中的朱门、竹门一段戏很有代表性，最高的太湖石伫立在二者中间，便是两个世界的分界。

“站在9米高的太湖石上起舞，是这部舞剧的创新，也是中国舞蹈界一次难得的尝试，这份创新，让这部剧区别于其他舞剧。”黄琛迪说，排练之初，导演便希望他褪去以往塑造角色时留下的气质、固有的发力习惯，像一张白纸任由描摹，似一块素木等待雕琢，慢慢打磨出独属于《楼台会》里的梁山伯。

2 取意魏晋风骨，重解经典梁祝内核

跳出大众熟知的线性叙事，《楼台会》没有简单复述故事，转而把镜头对准人物内心的挣扎。万松书院、十八相送、大婚这些经典桥段悉数保留，但叙事重心不再纠结“发生了什么”，而是追问梁山伯与祝英台如何在门第礼法、世俗命运的裹挟里守住爱意。

主创团队将美学锚定在故事发生的东晋，从魏晋壁画、古画里寻找灵感，褒衣博带的服饰、克制沉静的色调、清逸疏朗的身体语言，共同构筑独属于本剧的气质。

另一组梁山伯的饰演者杨展乙说，舞剧《楼台会》最动人的不是炫技，而是安静的、走心的情感传递，“静”，往往比激烈的肢体动作更难演绎。

毕然诠释的祝英台，同样跳出以往柔弱悲戚的刻板印象，自带不屈的底色。她坦言自己和祝英台性格相近，不肯认输、执着坚守。她认为，祝英台的痛苦不只是离别之悲，更是清醒看见命运枷锁后的无力与抗争。“我不想只演一个等待被拯救的女子，她有自己的主见，也有直面宿命的勇气。”

此外，该剧大量全新的当代舞语言，对跳古典舞出身的毕然来说也是全新挑战，她在一次次排练里寻找着属于这个版本祝英台的肢体节奏。

3 读懂角色心事，看见传说里的普通人

这个故事里的配角同样承载着温度。王政诠释的祝父，戏份不多，却藏着时代的矛盾。如山的聘礼诱惑之下，他被门第观念裹挟，把女儿的婚事当成筹码；可他并非全然冷酷，只是时代局限，让他没办法把女儿的幸福放在第一位。

刘思雨饰演侍女吟心，她是祝英台最信赖的倾诉者，也是梁祝爱情的见证者。“如果祝英台是振翅向爱的蝶，吟心就是草丛里目送她飞向爱情的人，她不曾化蝶远去，却作为旁观者默默守护了这份爱情。”

今晚即将登台的“祝英台”陈姝媛则是土生土长的宁波姑娘，从小跟着家人在梁祝公园游玩，如今站上舞台演绎祝英台，对她而言是难得的成长机遇。于她而言，这版《楼台会》在经典之上另辟表达，以当代的舞蹈语汇，让古老的传说拥有跨越时光的感染力。

作为2025年度浙江省舞台艺术重大主题创作揭榜挂帅项目，《楼台会》2024年初启动创作，历时两年打磨，今年6月在杭州大剧院完成全球首演。随后从西安开启首轮全国巡演，走过济南、郑州、成都等城市。9月，片段《梦蝶》亮相纽约林肯中心快闪活动，把属于东方的爱情诗意带给海外观众。此番回乡，既是巡演路上的一次家乡汇报，也是本土非遗资源当代转化的一次集中展示。

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叶羽灵

散落80余载 浙东大儒遗泽在甬“重聚”

杨霁园致郑玉浦的信札手稿、楷书《哭父录》、课徒批改稿……10月30日，在宁波博物馆三楼南特展馆启幕的“笔补造化——杨霁园师门学术文献展暨书法篆刻艺术展”上，流散各处的遗存悉数亮相。

这场回望20世纪浙东文教传统的展览，经过策展团队的多方奔走寻访，汇集170余件珍贵文献与艺文作品，展品来自26家公私单位及民间藏家。

杨霁园（1883—1940），名翰芳，字蕤荫，号霁园，鄞县瞻岐西岙人。传说其先祖为南宋名臣张世杰后裔，为避元祸迁居瞻岐，改姓张为杨。

杨霁园年少聪颖，13岁便通读《十三经》。考中秀才后，杨霁园无意仕途，一心投身国学教育。他曾先后开设养微山舍、又园等学舍，授徒30余年，门下弟子百余人，是清末民初浙东民间私学的代表人物，撑起近代浙东一条重要的师门艺文脉络。1940年，他赴族人葬礼途中不幸染上霍乱，58岁便匆匆离世。

据介绍，杨霁园诗文、书法、篆刻皆有造诣，书风“浑厚朴拙，不怪不巧”，笔力沉实，骨肉匀停。晚年筑室“五慎堂”，以慎独、慎思、慎言、慎行、慎终自警。

整个展览分“家世生平”“为学立身”“杨氏一门”“师门唱和”“文脉长存”五大单元，既还原杨霁园身处新旧交替的时代，坚守儒家经史、以私学传道的一生，也勾勒出杨门弟子群体守护国学、接续乡邦文脉的群像。

展厅之中，杨霁园撰文并书写的碑刻拓片、手迹原件，沙孟海题签的《杨霁园先生诗文选集》油印本一一陈列。

办这样一场专题展并不容易。今年6月到9月，陈磊、卢小东、李本侹三人组成的策展团队四处寻访求借。

在象山，杨霁园的学生郑安国后人提供20余封装订成册的杨霁园书信原件；经文化界前辈王介堂牵线，慈城妙音精舍的重要藏品得以入展；戴秀江、史晓卿等藏家也主动拿出家藏，鼎力相助。

本次展览重要展品提供者之一，是杨门弟子郑玉浦的二女儿郑小薇。她在开幕式上说，作为退休中学教师，她虽未曾亲见杨霁园先生，却自小在父亲身上感受着杨师的教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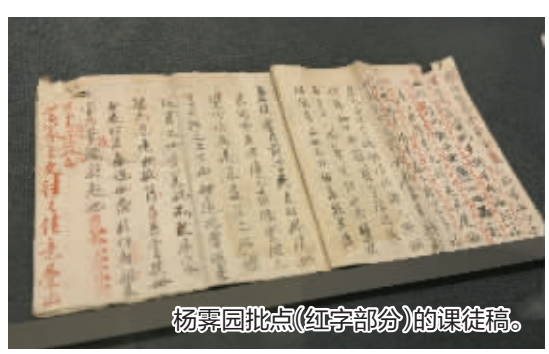
当年，郑玉浦的母亲，带着12岁的儿子从殷家湾跋涉拜师，让他得入杨门舣斋受学。杨门的教化，为郑玉浦打下扎实国学与书法根基，更影响了他一生。此后郑玉浦执教40余年，成为20世纪宁波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、教育家。

咸祥弟子朱浩旧藏一方石质笔筒，筒身含青年沙孟海所刻“伴我著述”，是甬上文人交游的实物见证；卢小东所藏《哭父录》楷书手稿，沾染泪痕的一纸笔墨，满是杨霁园丧父的哀恸。

印章、手札、册页、碑拓等一件件散落四方的文物，终于汇聚展厅，既呈现罕见艺文遗存，也完整勾勒出杨霁园的学术思想。

本次展览持续至11月22日结束。

记者 顾嘉懿 蒋晗炘 文/摄



杨霁园批点（红字部分）的课徒稿。